

《金剛經講話》的修持論及其詮釋特點

王若曦

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中文摘要

《金剛經》中，發心、修行、降伏其心皆與修持有關。《金剛經講話》說發心，側重於發慈悲心與平等心；說修行，重在無所得與無妄想分別，對治妄想正是降伏妄心。結合《金剛經》的詮釋傳統來分析《金剛經講話》對無相修行的解說，可以顯示出《金剛經講話》有著對不同詮釋傳統的相容並蓄，並轉而開出修行生活面向的詮釋特點。

關鍵字：金剛經 修持 詮釋



On Cultivation and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Describing the Indescribable: A Discourse on the Diamond Sutra*

Wang Ruoxi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Diamond Sutra*, aspiration, cultivation, and subduing the mind are all related to spiritual practices. *Describing the Indescribable: A Discourse on the Diamond Sutra* states that aspiration actually refers to aspiring to a mind of compassion and equality. It also state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on lies in the thought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ttained and shall be without deluded conceptualization. In fact, the antidote for delusive conceptualization is to subdue the defiled mi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in conjunction with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Describing the Indescribable: A Discourse on the Diamond Sutra* in terms of no-form cultivation, reveals that *Describing the Indescribable: A Discourse on the Diamond Sutra* has incorporated various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and proposed its own perspective on life and cultivation.

Keywords: *Diamond Sutra*, cultivation, interpretation

《金剛經》中，如何發心、如何修行、如何降伏其心，皆與修持密切相關，發心是修行的起始，降伏妄心則是修行的注意事項，可以說《金剛經》是一部圍繞修持而展開的經典，星雲大師的《金剛經講話》則賦予這部經典當代人間佛教的詮釋。《金剛經》有著龐大精深的詮釋系統，《金剛經講話》一方面在消化此系統的基礎上對其作出深入淺出的解說，另一方面則在平等性、生活化方面，對《金剛經》的詮釋作出深化和補充。

一、發心——慈悲與平等

《金剛經》中佛答須菩提如何修行、如何降伏其心時，以發心為先。在《金剛經》的詮釋傳統中，自世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始，如《金剛經講話》第三分所註，說發心有四個層次的展開：

世親菩薩：《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四種利益意樂	廣大	最勝	至極	無顛倒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發四種心	廣大	最勝	無對待	無顛倒

所謂「廣大」指廣度眾生，「最勝」指無餘涅槃的殊勝性，「無顛倒」對應於菩薩無人我眾生壽者四種顛倒想。「至極」指菩薩攝眾生身同己身，即與無著菩薩《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中的作自體想、無他想相對應；《金剛經講話》則以無對待心解說，在泯絕人我之對待的同時，更強調了一切眾生的平等、無差別。《金剛經講話》在繼承了傳統註疏之四種發心的同時，更強調了發慈悲心、平等心之重要性：「佛陀要我們不要執著眾生相，不是不發心教化有情，而是在教化的事業時，要以同體的慈悲觀，平等的智慧觀，心地純淨無染，才能生植般若香華，成就菩提道種。」¹發心是修行的力量源泉所在。發心之時，慈心、悲心的情感湧動，則知情感之真切和有力；情感

1.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頁233。



確信進一步凝固成信念，為修行提供長久的支撐。

與發慈悲心同等重要的是發平等心。在《金剛經講話》的詮釋中，平等心是貫穿《金剛經》一以貫之的義理：

佛陀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而乞，此明如來行平等之事也。至於次第乞已，還至本處，收衣而坐，此顯如來證平等之理也。及於正宗文中，問答發揮，皆如來說平等之法也。即其降心離相，住心無住，乃彰此平等之用也。而至菩提無法，輾轉周詳開演，皆顯此平等之體也。自此之後，再三咐囑叮嚀，無非顯此平等之體也。直至須菩提涕淚悲泣，乃信解此平等之用也。今尊者復呈菩提無得，正悟入此平等之體也。

所以「是法平等」此句經文，乃如來畫龍點睛，要吾人不再困於淺灘，凌霄直上，飛龍在天，騰運自如。吾人解般若之法義，即能住心無住，彰顯般若之功用，深信般若平等之體，於諸相諸法，心無高下尊卑，即一念證入諸佛之無上菩提之法。²

《金剛經講話》解《金剛經》，點出佛陀語默動靜，無非平等之事，而顯平等之理。乃至將平等作為詮釋《金剛經》義理的核心所在：「佛陀以平等之法，顯露此法人人本有，此平等二字，乃三世諸佛出世之本懷，亦為此《金剛經》之教眼。」³

分解地說，平等心包括無明菩提的平等、善惡美醜的平等、聖凡的平等等等，而其中《金剛經講話》最為重視的，是聖凡平等：「《金剛經》不只是教我們降伏妄心，而生清淨心，更是一張成佛的藍圖，直教吾等懸崖撒手，

2. 同註 1，頁 321。

3. 同註 1，頁 321。

佛與魔一時放卻，當體漆桶脫落。」⁴

為了培養一顆平等心，《金剛經講話》提供了厭離觀、菩提觀、慈悲觀三種入手處，而更重要的是行無相的修行。《金剛經講話》引用《首楞嚴三昧經》來說明心不平等的根源在於憶想分別、顛倒取相：

一切凡夫，憶想分別，顛倒取相，是故有縛；動念戲論，是故有縛；見聞覺知，是故有縛。此中實無縛者、解者。所以者何？諸法無縛，得解脫故，諸法無解，本無得故。常解脫相，無有愚痴。凡夫心不清淨，憶想分別，顛倒取相，而有種種大小、貴賤、好惡、親疏等塵埃。⁵

進一步地，《金剛經講話》點明發心無人我眾生壽者，布施三輪體空，乃至於降伏妄想，觀佛色身具足諸相皆是虛妄等無相的修行，是「心平等，知無上菩提本無高下」的前提：

此分以淨心行善，揭開以無所住心的空觀，行菩薩一切善業諸行，行善不著善法相，才是真正具足善法行。我們在布施行善，要做到三輪體空，四相淨除，必須先不斷修正法善法，對治邪念惡心，降伏妄想後，心清淨故，起觀照般若，知我等四相，無有真實；諸佛色相，闡提眾生，有相皆妄。由觀照明實相，才能心平等，知無上菩提本無高下。⁶

依傳統三十二分的劃分，《金剛經》大乘正宗分第三說發心而無人我眾生壽者等相，妙行無住分第四說不住色聲香味觸法應行布施，如理實見分第

4.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222。

5. 同註 4，頁 204。

6. 同註 4，頁 328。



五說不可以色身觀如來，以此三個段落為代表，發心、修行、如來觀等三個方面構成了《金剛經》無相修行的組成部分。如《金剛經講話》所說，發平等心的關鍵，正在於無相的修行。

二、無相修行——妄心盡處即菩提

宗密大師在《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中解「降伏其心」時說：「此經宗於離相。離相正是降心。」解「四句偈」時說：「於四句詮義，究竟即成四句偈。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最妙也。」⁷《壇經》中有無相懺悔、無相戒、無相頌等，結合惠能大師聞《金剛經》而開悟的因緣，足見無相在《金剛經》思想詮釋中的重要性。

《金剛經講話》說無相修行，首先就是對治種種顛倒妄想：

《寶積經》說：菩薩摩訶薩行大悲時，觀眾生安住不實、虛妄、顛倒夢想。於無常中，妄起常想；於諸苦中，妄起樂想；於無我中，妄起我想；於不淨中，妄起淨想；耽嗜愛欲，於母姊妹，尚生凌逼，況復於彼餘眾生？菩薩觀是事已，於彼眾生發起大悲，作如是念：咄哉苦哉！如是眾生深為大失，極為憐愍，種種過患，極可訶責，我當為彼宣說妙法，令其永斷諸煩惱。⁸

無常常想、無我我想、苦作樂想、不淨淨想，是四顛倒想。《金剛經講話》引用《寶積經》此一段文本，正是說明人我眾生壽者等四相，實為種種顛倒妄想。在羅什和流支譯本，人我眾生壽者為種種之「相」，何以《金剛經講話》以破除種種妄想來說無相修行呢？

7.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卷1，CBETA, T33, no.1701, p.158a20 及 p.160b20。

8. 同註4，頁206-207。

在羅什和流支譯本，大乘正宗分第三中，說菩薩無人我眾生壽者相；妙行無住分第四中，說不住相布施；如理實見第五中，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合觀此連續的三個段落，無相作為其中的一貫線索乃是顯明的。將視野擴大至《金剛經》全部的六種譯本，則會發現真諦、笈多、玄奘、義淨四種譯本一致將大乘正宗分中的人我眾生壽者譯為種種「想」。乃至「實相」譯為「真實想」、「一切相」譯為「諸想」或「一切想」等。如玄奘譯《大乘五蘊論》所說：「云何想蘊？謂於境界，取種種相。」⁹又如《俱舍論》所說：「saṃjñā nimittodgrahaṇātmikā 想蘊謂能取像為體。」¹⁰由此可見，「想」作為一種思惟活動，其本質即在於對相的執取，「想」內在包含了對「相」的執取。「想」與「相」是一體的能所兩面：不取人我眾生壽者之相，實即無人我眾生壽者的妄想。

一方面，「想」執取「相」作為其內在本質；另一方面，無相亦有著無想的內涵。無相三昧意味著無色、受、想、行、識五蘊，無想是其中「想蘊」維度上的展開。如《大毘婆沙論》所說：

所緣故者，謂無相三摩地，此定所緣，離十相故，謂離色聲香味觸及女男三有為相。復次蘊名為相，此定所緣，離諸蘊相，故名無相。復次世名為相，前後名相上中下等名相。此定所緣，離世等相，故名無相。¹¹

論中所舉無相之義，除離色聲香味觸等十相外，還包括離時空相、離諸蘊相。

《瑜伽師地論》中不僅說無相離於五蘊，更進一步解釋了無相的不思惟

9. 《大乘五蘊論》，CBETA, T31, no.1612, p.848b29。

10. 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分別界品〉，CBETA, T29, no.1558, p.4a2。梵文拉丁轉寫：《阿毗達磨俱舍論梵漢對勘》，北京大學梵文貝葉經與佛教文獻研究所，<http://mldc.cn/sanskritweb/etext.htm>。

1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04，CBETA, T27, no.1545, p.0538a19。



與正思惟：

云何無相心三摩地？謂即於彼諸取蘊滅，思惟寂靜，心住一緣。如經言：「無相心三摩地，不低不昂。」乃至廣說。云何名為不低不昂？達順二相不相應故。又二因緣入無相定：一不思惟一切相故；二正思惟無相界故。由不思惟一切相故，於彼諸相不厭不壞，惟不加行作意思惟，故名不低；於無相界正思惟故，於彼無相不堅執著，故名不昂。¹²

所謂不低不昂，又作不湧不沒，有兩層含義：其一是無動於順逆之境，其二是不壞俗諦、不執真諦。¹³ 此不低不昂、不思惟與正思惟，即是無相在無想面向上的展開。從實踐的角度考察，如印順所說，無相三摩地依四念處而修。¹⁴ 所謂四念處，即是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其本質就是破除妄想。

《金剛經講話》說無相修行，對應於「相」和「想」的能所關係，分別解說為外除境界相和內無執著想兩個方面。如其在第十七分的註釋 2 所說：

（一）自菩薩而言，如果菩薩存著我滅度一切眾生的心念，那麼就是落於人、我分別的陷阱裡，有了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的差別心，這一念生起，便「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時時都起分別念、處處都見分別相，有念有相，滅度時，哪裡還能不分別卵生、胎生、有色、無色的一切眾生呢？既然不能平等滅度一切眾生，當初所發的菩提心也等於是空談了，怎麼還能稱得上是大慈

12. 《瑜伽師地論》卷 12，CBETA, T30, no.1579, p.0337a27。

13. 如《瑜伽論記》卷 4 所說：「壞世諦達俗境名低，執心存立順真境名昂，無相行離二名不低昂。此不壞世諦，即不思惟一切相，不厭不壞，等名不低。此於無相界正思惟故不順堅執名不昂。」CBETA, T42, no. 1828, p. 393b16-23。

14. 釋印順：《空之探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34-35。

大悲的菩薩呢？所以，佛陀說：「即非菩薩。」（二）自眾生而言，度眾生乃是在度自性眾生。在後面第二十一分裡，佛陀示了眾生者，「彼非眾生」的觀念。為什麼彼非眾生呢？溥畹大師說：「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無自他之形相。」在真如之內，眾生與佛是平等不二的，所差別的地方，是在「佛乃已度之眾生，眾生即在迷之諸佛」。所以，雖然滅度一切眾生，事實上無眾生可度，因為眾生本自具足真如法性的緣故。菩薩只不過是示現眾生自己本有的，令他悟解本知本覺而已。¹⁵

依《俱舍論》、《大乘五蘊論》乃至《金剛經講話》，相、想即為一體的能所兩面。那麼《金剛經》本身是否也對相、想二者之間的細微差異有所把握呢？結合現存梵本與漢譯，對妙行無住分第四進行分析，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

api tu khalu punaḥ subhūte na bodhisattvena vastupratīṣṭhitena dānaṃ dātavyam, na kvacitpratīṣṭhitena dānaṃ dātavyam| na rūpapratīṣṭhitena dānaṃ dātavyam| na śabdagandharasaspraśṭavyadharmeṣu pratīṣṭhitena dānaṃdātavyam| evaṃ hi sūbhūte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 dānaṃ dātavyaṃ yathā na nimittasaṃjñāyāṃ api pratīṣṭhet|¹⁶

復次，妙生！菩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不住隨處，應行布施。不住色、聲、香、味、觸、法，應行布施。妙生！菩薩如是布施，乃至相想，亦不應住。¹⁷

15.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229。

16. Vajracchedikā Nāma Trīṣ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arbhanga, 1961, p. 76.

17. 唐·義淨譯：《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 T08, no.0239, p.0772a21。



諸譯本中，義淨本和笈多本將 *nimittasaṃjñāyām* 後的 *api* 譯為「亦」、「又」、「乃至」，表一種遞進的關係。笈多本此處為「如是菩薩乘發行施與應，如不相想亦住」，¹⁸「不相想亦住」逐字對應於「*na nimittasaṃjñāyām api pratitiṣṭhet*」，調整語序後即為「如相想亦不住」。不住於色聲香味觸法，是為不應住於五境六塵。五境六塵是想蘊所取之相，不住相想是說，就連關於五境六塵的想也不應取著。這裡破除對「相想」的執著，比破除對六塵相的執著要更進一步。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金剛經》知見不生分，笈多譯為「菩薩乘發行，一切法知應，見應，信解應。如信解，如無法想亦住」；¹⁹義淨本作「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解。如是解者，乃至法想亦無所住」，²⁰可見法與法想的關係正如相與相想，是兩個層次間的遞進關係。由此可見，《金剛經講話》對於「相」和「想」分為能所兩方面進行解說，是《金剛經》無相論說模式的延續。

三、由無相修行看《金剛經講話》的詮釋特點

（一）無所得與無分別——無相的兩種詮釋路向

從發心、修行到如來觀，無相可以說是《金剛經》修行論的一貫線索。對此一線索，《金剛經》的詮釋傳統中有「無所得」和「無分別」兩種詮釋路向。

從無所得的角度解說無相，有明確作者的最早文本是吉藏的《金剛般若疏》、署名僧肇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和智顗的《金剛般若經疏》。從無分別的角度解說無相的，以智儼《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和窺基所

18. 同註 17，CBETA, T08, no.238, p.767a27。

19. 同註 18，p.771c02。

20. 同註 18，p.775b12。

作《金剛般若經贊述》、《金剛般若論會釋》為代表。收入《卍續藏經》僧肇所作的《金剛經注》，卷首有日本沙門敬雄所作序，介紹此註是由慈覺大師請來日本，藏諸名山。然而，慈覺《入唐求法目錄》和《高僧傳》皆未錄入此註。²¹ 在經文「佛於燃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此註解說到：「聖心難測，義推可圖。得記由於無相，無相之中，則無所得也。」這一句話亦見於收入《大正藏》、作者智顗的《金剛般若經疏》。敬雄序中說：「天臺大師曾講此經，專依肇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之文句多見於《金剛般若經疏》，此則一例。然而《金剛般若經疏》亦不見於《智者別傳》²²和《大唐內典錄》，不能確定其為智顗所著。²³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和《金剛般若經疏》的作者雖然不能確定，卻並不影響兩個文本在詮釋中的影響與意義。如宗密引《金剛經注》：「肇云：行合解通，則為見佛。」²⁴ 即是一例；又如《金剛般若經疏》以無相因果的思路，解說分屬願、行、果的大乘正宗分的發心、妙行無住分的無相布施和如理實見分的諸相非相：「初體相中，降心約願，住心約行。皆無所有，為無相因。法身無色，為無得果。」²⁵ 這一無相因果的思路亦與吉藏《金剛般若疏》異曲同工：

若不以般若心發願，則願不成願；若不以般若心修行，則行不成行。是故菩薩欲修願行，要須般若，是名因義。所言果者，菩薩以行無所得因故，得無所得果。無所得果即是如來實相法身。如

21.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大正藏》第55冊，No. 2165、2166、2167。參見周叔迦：〈最上雲音室讀書記〉，載《法音》1985年03期，北京：中國佛教協會，頁16。

22. 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第50冊，No. 2050。

23. 潘桂明：《智顗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70-76。

24.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CBETA, T.33, no. 1701, p.0159a17。

25. 《金剛般若經疏》，CBETA, T33, no. 1698, p.77 a13-15。



經不可以諸相得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無為法身。²⁶

問佛何故離一切相耶？答有一切相則是有所得，無一切相則是無所得。有所得故是生死凡夫。無所得名為涅槃，名為諸佛也。

所謂願，對應於經文「應如是降伏其心……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謂行，對應於不住色聲香味觸法應行布施。在《金剛般若經疏》與吉藏《疏》中，二者共為無相因，以得諸相非相之無相果。故吉藏說：「因是無所得因，果是無所得果。因是無所得因，雖行萬行而實無所行；果是無所得果，雖得菩提而實無所得。」

進一步向前追溯，無相因果的解說方式源於世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若由如是行無住施者，即因極甚深；復說如來是無為性，即是果極甚深。」無為性，即無生、住、異、滅等有為性，世親《論》云：

「妙生！所有勝相皆是虛妄，是故應以勝相非相觀於如來」，此意欲明從因生法是虛假故無。此謂如來由彼全無三種相故，由離此相即以無相為相。「若於是處無生住滅變異之性可了知」者，此顯如來不是有為造作之性因緣所成。²⁷

三相即指生相、住異相、滅相等有為相，世親《論》以無為、離生住異滅之相解釋無相，在空性的內涵上是與無所得相應的——所謂無為、無生住異滅，指的是作為實有之自體、自性的不出現，因為不出現也就沒有變異和消滅。²⁸世親《論》此一段流支譯本作：「偈言『離彼是如來』，示現彼處三相無故，

26. 此並以下兩處引文：《金剛般若疏》卷1，卷4，卷3，CBETA, T33, no. 1699, p.84 b17-23, p.115a13-16, p.105a16-19。

2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卷1，CBETA, T33, no.1704, p.0241a26。

28. 程恭讓：〈吉藏「八不中道」說辨正〉，《哲學研究》2005年第1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頁46-49。

相、非相相對故，彼處生住滅異體不可得故，此句明如來體非有為故。」²⁹較為明顯地展示了有為性不可得與正性離生之無為性的統一關係。

從《金剛經注》、《金剛般若經疏》，到吉藏《疏》、世親《論》，以「無所得」詮釋無相的諸文本，都側重於就佛果而說無相。發揮「無分別」義的智儼《疏》和窺基《會釋》、《贊述》，則主要見於對無相布施的解說：

問不住相想，二義何別。答所知分齊，不依分別住，名不住相；能知之心，不依分別取，名不住想。³⁰

應云不住相想。想者分別心，相者所著境。言不住者，除內分別心，於外不著外相也。謂不見受者施者及所施物故而熾然施也。³¹

這裡的無分別，主要是無顛倒執著的意思。所謂「分別」，相當於唯識三性觀中的遍計所執性，是一種顛倒想。如《會釋》所說：「分別性謂遍計所執。體性都無，虛妄所執。」³²又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說：「無顛倒者謂無分別，無分別者無顛倒故；若有分別則有顛倒，彼等流故。」³³在空性的內涵上，無分別與無所得有一致之處：「無分別者是寂靜法。所以者何？能取、所取俱不可得，不生、不滅、離我、我所，如是名為無分別法。」³⁴這是因為認為有我、我所，有自性自體的生滅本來就是一種顛倒想，無分別則無種種顛倒想。

無相在《金剛經》詮釋傳統中的「無所得」和「無分別」兩種詮釋路向，

2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卷1，CBETA, T25, no.1511, p.782c19。

3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卷1，CBETA, T33, no.1704, p.241a26。

31. 《金剛般若經贊述》卷1，CBETA, T33, no.1700, p.131c15。

32. 《金剛般若論會釋》卷1，CBETA, T40, no.1816, p.740a20。

33. 〈施等品〉，《大般若經》卷533，CBETA, T07, no.0220, p.739a22。

34. 〈現化品〉，《大般若經》卷572，CBETA, T07, no.0220, p.955a27。



可以簡要對比如下：

類 別	無所得	無分別
內涵一致性	空性	無顛倒妄想
語境	因果、佛身、佛境界等	發心、修行
言說對象差異	說因果、法性等	說降伏妄心
思惟方式	性空假有、二諦論	三性論
代表性註疏	吉藏：《金剛般若疏》； 《金剛經注》（署名僧肇）； 《金剛般若經疏》（署名智者）	智儼：《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略疏》； 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 《金剛般若論會釋》
經典依據	《大般若經》	無著：《金剛般若波羅蜜論》

兩種詮釋路向，從沒有實性之顛倒妄想即是空性的角度說，是具有一致性的。當然，如表格所示，二種路向在語境、言說對象等等方面有所不同。引起這種詮釋不同的最主要原因，在於二者解說無相的側重有所不同。「無所得」的詮釋路向，以大乘正宗分第三、妙行無住分第四、如理實見分第五舉例來說，是將三者連繫起來，以發心、修行作為無所得之因，佛身佛果作為無所得之果。「無分別」的詮釋路向，則主要關涉降伏發心、修行中的種種妄心妄想，而少與討論佛身、諸相非相的經文相連繫。亦可以說，「無所得」的詮釋路向考慮到「一切有為法」、「應觀佛法性」等偈頌，更多地兼顧了《金剛經》的整體義理；而「無分別」的詮釋路向更側重說每一段經文對治的妄想妄心，而在詮釋中更多地照顧到了經文段落的殊相。

《金剛經講話》說無相修行，則兼有「無所得」與「無分別」兩種詮釋路向之特點，如其說：

從第三分到第五分旨在掃蕩我們對有相、有住的妄想執著，佛陀又怕我們墮入頑空，因此，第六分以真實信心、持戒修福來引導

我們踏往般若門檻。³⁵

第九分顯現佛陀善護念善咐囑諸菩薩的用心，度生要離相（下化眾生），得果也要離相（上求佛道），一切諸相不可住著。³⁶

從十七分理解授記無我，成佛無得；第十八分知三心了不可得；十九分深入無住行施的真諦；二十分見佛身無住；二十一分說法聞法，應無所住。尊者一路行來，披荊斬棘，把眾生相、佛相、法相的葛藤一概除盡，真實肯定佛陀悟處，得個無所得耶！³⁷

一方面合第三、四、五分說無相即是無所得，一方面也注意到種種「有相」實為種種妄想，如說人我眾生壽者是妄想分別：「眾生不執著於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妄想分別去修持一切善法，那麼即可悟得無上正等正覺。」³⁸說能度所度是妄想分別：「菩薩應發最勝心，泯除妄想的對待，沒有所度的眾生，更沒有能度的菩薩之名。」說勝境、怨親、果報等是妄想分別：「我們在布施時，應做到四點：（一）不貪求勝境，應隨緣布施。（二）不吝惜所有，應隨力布施。（三）不分別怨親愛憎，應隨喜布施。（四）不妄想未來果報，應隨心布施。」³⁹說四果乃至生佛分別是妄想分別：「佛陀以證得四果為喻，拔除二乘聖人離相去妄，無能度所度凡聖差別的法執」⁴⁰、「《金剛經》種種住心降心的方法，無一不是要我們停止生佛分別的妄想執著，要以般若法性為燈明，以金剛堅利掃蕩邪魔外道。」⁴¹乃至於說執我執

35.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65。

36. 同註 35，頁 109-110。

37. 同註 35，頁 302-303。

38. 同註 35，頁 317。

39. 同註 35，頁 42。

40. 同註 35，頁 110。

41. 同註 35，頁 164。



法、執空執有等等，都屬於《金剛經講話》所舉，所對治的妄想。

（二）生活處處是六度

以無相修行為例，在詮釋傳統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出《金剛經講話》猶如《金剛經》詮釋傳統的蓄水池，有博採眾長的特點。《金剛經講話》的另一個特點，則是將深奧的義理生活化，落實修行於生活之中。如《金剛經》說六度修行，集中在三輪體空的無相布施，以及無人我眾生壽者想而行忍辱波羅蜜多上。《金剛經講話》則將此無相修行指點在具體的生活中。例如對於發心，《金剛經講話》指出菩薩具有「廣大心平等觀」的同時，也肯定生活中點滴的功德：

菩薩發廣大心平等觀，真心供養一切眾生，大菩薩的心量，令我們心生嚮往，凡夫雖不易做到，但可以在生活中，從少分的發心累積成菩薩滿分的成績。比如，一瓣心香，給人信心的祝福；一臉微笑，給人溫暖、歡喜；一句好話，給人親切、讚歎。用善心、微笑、好話等來供養身邊有緣無緣、有情無情的一切眾生，把佛法的真善美實踐於人間的生活。萬德莊嚴的菩薩，是不會輕視這隨手、隨口、隨喜、隨心的點滴功德。⁴²

善心、微笑、好話等，雖是少分的發心，亦可積少成多，向菩薩的廣大平等心趨近。

就六度的修行而言，《金剛經講話》亦從生活中的愛語、服務、包容等能行、易行之處指點般若：

般若是光，光是沒有染汙，清淨自在的。放光不是諸佛菩薩才有

42. 同註 35，頁 34。

的，只要在生活裡，我們說柔軟的愛語，不也是口裡放光？能親手為別人服務勞動，不也是手掌放光？對於他人的輕賤垢穢能含容不二，這難道不是通身放光嗎？《楞伽經》說：「一念不生，即如如佛。」這一念不生即是般若放光的生活。⁴³

這樣一種結合生活而說修行的方式，生活處處是修行的方式，一方面給與了生活淨化和超越的維度，一方面也使得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自己的心地上，多少與《金剛經》的甚深智慧有些許相印。

《金剛經講話》在就易知易行處、就生活處指點般若的同時，並不將生活中的修行說得很輕鬆：

禪門中，吃飯睡覺是大修行，行者若不攝意正心，白日隨業緣流轉，癡闇如夢中人；夜裡心馳意紛，又隨境生憂悲苦樂之情，宛如夢中夢，顛倒渺茫！能夠安穩入眠，心不住想念，要有善業的修持。如《大般涅槃經·梵行品》卷十九的偈頌：

身無諸惡業，口離於四過，心無有疑網，乃得安穩眠。

身心無熱惱，安住寂靜處，獲致無上樂，乃得安穩眠。

心無有取著，遠離諸怨仇，常和無諍訟，乃得安穩眠。

若不造惡業，心常懷慚愧，信惡有果報，乃得安穩眠。

敬養於父母，不害一生命，不盜他財物，乃得安穩眠。

調伏於諸根，親近善知識，破壞四魔眾，乃得安穩眠。⁴⁴

一方面，吃飯睡覺即修行，修行即是生活。另一方面，要做好睡覺的修行，做到安穩眠，乃須離惡業、口過，要無疑、無熱惱，乃至無取著、冤仇、爭

43.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頁 10。

44. 同註 43，頁 118。



訟等等，又談何容易！

四、結語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金剛經》的註疏、解說不斷豐富，《金剛經》也在這些詮釋中與每個時空的講說、誦讀、書寫、受持者結緣，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延續至今仍閃耀著光輝的一部分。《金剛經》屢為討論、廣為註疏的原因，一方面是因其本身有不朽的價值，因其與此土有著甚深而殊勝的因緣；一方面也是因為人的覺悟和啟蒙是一項無限的事業，在這項事業中，每個時代、環境又有其特殊性。

在與不同時代、環境中的人相適應的過程中，《金剛經》的詮釋系統豐富了自身，以不同的言說角度、解說重心，為今人留下了同樣重要的智慧之門。在這個意義上，對《金剛經》的詮釋，一方面是對過往詮釋傳統的消化與融通，一方面也是回應著當下這個時代對永恆智慧的新的渴求。或許這也是《金剛經講話》在說發心時特重慈悲與平等，說修行時總與生活相即不離的意義之一吧。

參考書目

1.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年。
2. 釋印順：《空之探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3. Vajracchedikā Nāma Trī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arbhanga, 1961.
4. 潘桂明：《智顗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5. 程恭讓：〈吉藏「八不中道」說辨正〉，《哲學研究》2005 年第 1 期。



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
就是要讓佛教落實在人間，
讓佛教落實在我們生活中，
讓佛教落實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上。
佛在那裡？在我的心裡。
淨土在那裡？在我的心裡。
眼睛一閉，宇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這裡。
天下的人都捨我而去了，
但我的佛祖在我心中，沒有離開我，那就是淨土。

～《人間佛教語錄》